

德意對於空閒時間的統制

吳澤霖

原名：Leisure in the Totalitarian State 著者係 Andries Stearnheim

載在英國社會學雜誌第三十卷第一號，一九三八年一月出版。(The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XXX, No. 1, Jan., 1938)

科學的進步，社會的改造，和理智的提高，再湊上了現代心理學——尤其社會心理學——的應用，產生了不少空閒時間的新形態。在

影響和培植一般民衆的體質、智力及心理上，所用的方法不得不改弦更張。現在社會的生產力既日益增加，如不提高勞動大衆的消費力，必至演到最嚴重的生產過剩，所以現代國家對於勞工大衆的工作時間，不再使之過長，使他們能有除暇以從事於工作以外的活動，俾得增加物質上的消費及精神上的需求。

德國在國社黨操政以上，工會的負責者都主張利用工人的空閒以增進他們的教育。他們以爲勞動階級欲獲得政治上重要的地位，不

得不努力從事於勞動大衆的人文教育。同時，其他階級亦深覺提高工人教育對於整個社會及文化，多少是有裨益的。這種教育的目標，從工會運動的觀點看來，莫非是求個人在不平社會中的解放。至於達到這種目標的手段，是否應循現實社會的途徑中去求適應，抑或另行倡造一種新的社會制度，把統治階級加以剷除，他們並沒有一貫的理論及行動。這種教育運動在二十世紀的初葉，即已開始，到了歐戰以後，空閒的支配問題更受人注意。工人學校，自小學至專門學校均大爲增加。同時，各種體育會及青年團體亦如雨後春筍的發展起來，但大都各自爲政，沒有統一的設施。

汎繁主義及納粹主義得勢以後，當局者對於人民空閒的支配，受着他們政治主張的影響，產生了劇烈的變化。根據他們的政治哲學，國家高於一切，個人是沒有地位的，每個國民應絕對的爲國犧牲，不應有與國無益的私人活動。每個人的活動既都應以促進整個國家的利益爲目的，所以人民的空閒時間及娛樂，就變爲廣義教育中的一種重要問題，空閒中的活動就應變爲人民的一種集團活動，在不具形式中以貫徹和宣揚他們的政治主義。例如在德國，勞工運動根本否認在一

112870

國之內應有勞資或其他利害的衝突，每個人的努力都應在盡量生產，勞資的地位及貢獻雖各不同，但其使命都是為國家生產，所以在勞工同盟中有一種「為力而樂」(Kraft durch Freude) 的運動。這就是說，娛樂的目標，仍在培養生產能力，養成代表的雅利安人種(Aryan)。教育的對象既不僅是青年，男女老幼都在訓練之列，青年的體格及成年的閒暇，就變成國家應注意的一種重要問題。戰後的德國既在企圖經濟復興，「為力而樂」運動所提倡的旅行、參觀、運動以及其他集團活動，無形中增加了交通、旅舍、運動器械等營業的收入。這也是政治觀念與物質生活不可分離一種明證。

意國的情形頗相彷彿。汎繁主義的哲學，凡是國民就是兵士，所以青年的空閒時間大部分都用在軍事及健康訓練上。凡有職業的人，每星期六的上午完全受汎繁組織的支配，專作這類鍛鍊的活動。一個月中祇有一個星期日可由個人自由使用，其餘三個星期日必須用作貫輸教育、鍛鍊身體，或規定的集團娛樂。政府方面尤其提倡體育比賽，蓋參加運動比賽可使好勝心理獲得滿足，並能促進團體光榮的觀念。這於擁護於汎繁主義的心理上是非常有利的。此外電影及無線電節目都受中央統制，都用作貫澈汎繁觀念的工具。

總之，德意對於民衆訓練的最高原則，在提倡「統一」、「共同意志」、「犧牲」、「合作」。當局對於民衆在空閒時間的種種活動，也是依據這些原則而加以提倡或禁止的。

在民主的國家中，個人空閒的時間消耗，祇要不去妨礙他人國家不會干涉的。一般人空閒的增加，大都消耗在家庭裏，所以無形中足以增強家庭的維繫。現在德意兩國中，個人的空閒既被國家強制支配了，一大部份，併且都在家庭以外去活動，這無形中分化了家庭的團結，削弱了家庭的維繫。但是二國的國策，對於家庭的組織是極端重視的，對於家庭的制度是極端維護的。為欲解決調整這種矛盾，他們不得不另想方法去鞏固家庭的地位，於是盡量宣傳把家庭視作神聖的境地，併且通過了不少的法令，提倡結婚，鼓勵生育，使家庭的組織不致分化削弱。

德意兩國支配空閒時間的方法，在大體上頗相類似。其目的都在使個人無條件的變為國家鏈索中的一環，同時狂熱的提高國家觀念的信仰，使人民都願各該國能夠維持龐大的軍隊，以便爭雄於世界。但是，仔細的比較起來，我們立刻可以發現二國之間有許多不同的地方。主要的原因由於二國社會經濟背景的不同和勞動階級組織程度的差異。德國是一個工業化很深的國家，勞工運動在國社黨執政以前，政治觀念雖紛紜歧異，但均有較久的歷史及較為週密的組織，國社黨上台後，除將政見絕對不同的集團排擠擯絕之外，大部份的組織，仍使之維持原狀，甚而若干原有的人員，都駕輕就熟的執行了他們新的職務。在這種情形下，行動的一致，組織的統一，多少是方便的，所以在統制空閒的一端上，比較的能統一，能受中央的指揮。例如「為力而樂」運動

是整個勞動界的一種活動，並不限於某一職業，或某一部工人。意國的情形就不同了。牠究竟還是一個農業國，民衆的組織既不甚健全，工會亦沒有統一的組織。在墨氏當政的前夕，連政黨都還是一盤散沙，沒有政治重心可資依靠。在這種背境中，無怪空閒的統制不能如德國的那樣統一，他們仍以職業工會爲範疇，例如鐵路工人，郵電職工或國營事業的工人等均有各自爲政的活動，惟根本的政治觀念則仍能藉此而散佈。

二

美國邦政府改造的趨勢

黃廷英

原文名：“Modern Reconstruction of State Government” 載美國政治社會研究所本年一月份出版的兩月刊 (The Annals, January, 1938) 第一九八頁以下。作者爲史達福特 (Paul T. Stafford)。史氏現爲普林斯敦大學政治學副教授，對於美國邦政府有深切的研究和認識，爰節譯之，以見民主國家邦政府改造的趨勢，同時亦可供我國改造省政者的參考。譯者註

一 各級政府一般的趨勢

二十世紀在美國最顯著的政治現象厥爲政府職權和責任的廣大擴充。現在我們都承認國家是一個社會服務的團體，這種名稱實際可說是近代社會和經濟發展後的自然結果。因爲近代社會自從工業革命後大部份人因受這種革命惡劣的影響，沒法保持他們原有的經濟和社會的地位，所以不能已希望着國家集體力量的幫忙。在這樣情

形下人民俾倚政府如此殷切，所以各地各級的政府不得不應付人民的需要竭力推廣爲公共謀幸福的事業。因之，各級政府擔負着空前的新責任；不獨對人民消極地應盡保護他們生命財產權利的責任，同時還要積極地爲他們改造環境使得他們個人的幸福和快樂與時俱進才是。

這種責任，邦政府尤其是首當要衝；但是，因爲近年來中央政府的責任增加得更顯明，所以一般人都把邦政府責任增加的現象忽略了。固然我們應該承認：近年來中央政府的職權因爲最高法院判決的幫助職權擴充得很大很快；但是同時邦政府的職權和勢力也同樣地增加。我們祇要看近來最高法院關於「邦政府最低薪金額案」和「失業救濟案」的判決，就可以知道中央政府給與邦政府的職權範圍是如何的廣大，特別是在謀社會幸福事業這方面。現在中央政府還額外補助各邦政府以促進公共幸福事業大量的經費。

邦政府的責任和權力現在已然仍舊這樣的增加，則一般人以爲中央政府的權力增加就會把各邦的主權完全消滅的見解實在沒有根據。其實這種錯誤的見解沒有看清楚美國目前政治的趨勢和美國地理上的環境。美國目前不是完全傾向於中央集權；同時呢，美國幅員廣大氣候地理不同，人種階級複雜，而且有這樣多互不調協的經濟利益夾雜於其間，自然中央集權是有相當限制的。況且美國傳統式的憎惡離開民衆集權的心理絕，對不會放棄目前所行均權式的聯邦制度